

我忽然安静下来,心澄如水,仿佛置身在地球以外的世界里,尘世的一切,那么遥远,那么朦胧,唯有神思与天地交融,轻松而惬意。

上帝的调色板

——“车轮上的行囊”之二

□黄俊生



心在路上



从胡杨林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眺望不远处横亘在中蒙边境的北塔山,黑魆魆一片。想想要在荒凉不见人烟的荒郊野外露营,还真没这胆量。于是,就调转车头,沿着坑坑洼洼的县道和303省道一路颠簸返回到吉木萨尔县城住宿。

吉木萨尔处于准噶尔盆地东南边缘,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起点,从这里沿着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一直向北,就到阿勒泰的富蕴县,凡是到富蕴县的游客,都是冲著名的可可托海而去。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中国八大沙漠中排行老二,面积仅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但它是我国最大的固定或半固定沙漠。在它东部边缘,有一整片五彩斑斓的山丘,216国道从其间穿插而过,当地人把这片迷人的山丘称作五彩城,又叫五彩湾,它与地处布尔津城北额尔齐斯河畔的五彩滩齐名。行进在216国道上,魔鬼城、恐龙沟、火烧山、古海温泉这样诱人的指路牌,一一闪过,我们没有停步,直接扑向五彩城,一个茫茫戈壁荒漠中罕见的五彩缤纷世界。

五彩城不是一座城池,是一处由数十座像城堡一样的五彩山组成的雅丹地貌丘陵群。它是大自然绘就的不朽画卷,但当地人更愿意把它说成是上帝的调色板。科学家追根溯源,揭开了它的神奇秘密:在侏罗纪时代,准噶尔盆地沉积着很厚的煤层,大自然毫不留情地剥去地表砂石,烈日曝晒和电闪雷击烧尽煤层,烧结岩堆积成一个个赭红里夹杂着黄、白、黑、绿等多种色彩的小山包,远远望去,其状如城郭。两亿多年来,与它同时代的恐龙已经灭绝,只剩下“恐龙沟”地名让人去凭吊,而五彩城却依然矗立。

我们的车裹挟着一路沙尘,“嘎——”地在五彩城景区门口刹住。所谓景区大门,就一根起落杆子和一位带着小孩看大门的哈萨克族汉子。我们不等车停稳,就尖叫着跳下车,冲向两座酷似金字塔的土丘门,冲向一片千姿百态、扑朔迷离的幻境。

这里的正午时光,在我们东部地区太阳已经开始西斜,五彩城的太阳却低

低地悬挂在头顶,空气燥热炙人,仿佛熄灭了亿万年的大火又要重新燃烧。五彩城谷底炽热干燥,沙漠里的阳光变得动荡、迷离,大千世界的色彩也似乎有点萎靡。但这一切丝毫不扰不了我们激动兴奋的心情,聚集了力量冲出胸腔的呼喊尖叫在谷底回旋。面对这绝世图画,我的思维突然停滞,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眼前的景色和表达心中的感受,只能呆呆地自语:“大美无言!大美无言!”

我快速攀上一座山坡,登高环顾,觉得自己的真身在调色板中间。那大大小小、错落有致的山丘被五彩斑斓的奇异色彩所缠裹,就像披满五色彩旗的蒙古包,弥漫着袅袅炊烟。山谷中雾气缭绕,被阳光照射得玲珑剔透的五彩山,波澜起伏,蜿蜒绵延地伸向沙漠边际,伸向广袤天边。正展望中,忽然感到脚下有泥块在下滑,原来这大自然千百万年来的杰作却是那样的脆弱,由于土质非常疏松,所踏之处,沙土竟然松动。我为自己的孟浪攀爬后悔不已。

从山坡下来,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山丘之间穿行,仿佛走进迷宫,稍不留神,便找不着归路。五彩城虽然存在于天地间数以亿万年,像一位老人一样阅尽沧桑桑田,却一直不被人所知,生活在沙漠里的人们只知道这里是死亡之地和魔鬼之城,误入进去没人能生还。它的惊世出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它的石油勘探者。随着《西游记》《卧虎藏龙》《超级极限》《车师古道》等影视剧在这里拍摄,五彩城很快为世人所熟知。

五彩山最美的时候在黄昏,绯红的晚霞与苍茫的荒漠融合在一起,整个五彩城被落日点燃,那些本已暗淡的色彩又重新强烈起来,霎时间,高低起伏忽近忽远的山包,一下子变得绚丽多彩,红的如火,黄的如金,绿的似潭,蓝的似海,你会突然觉得热血沸腾,一股不可抑制的呐喊的冲动从胸腔喷薄而出。而此时,我忽然安静下来,心澄如水,仿佛置身在地球以外的世界里,尘世的一切,那么遥远,那么朦胧,唯有神思与天地交融,轻松而惬意。

我静静地坐着,静静地等待太阳西下。耳边只有风声相伴,色彩在每一分每一秒中悄悄变幻。当戈壁中最恢宏的落日终于来临时,唯一与这壮美画面交流的只有自己的心跳……

虽然仅见一面,五彩城就像旅途中邂逅的一位美女,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闪现,所以,几年后,我带家人再一次环新疆自驾游时,攻略上重要的一站就是五彩城。

未曾想到的是,高德导航将我们领到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路就结束了,这条大路就叫五彩西路,道路尽头似乎是一家炼油厂。不禁纳闷,记忆中的五彩湾没有这么宽的路,更没有这么多房子呀!除了已经通车的大路,还正在新建很多道路,路名早就预留好,看来,不久的将来,一座新城将会在这里兴起。

路旁的土沟里停着一辆丰田霸道,驾驶室窗户开着,一位英俊的小伙子坐在驾驶室里休息。我上前打听,小伙子说,这里是古海温泉,五彩湾还得沿216国道下去60公里,那里正在进行景点建设,不开放。

建设后的五彩城会是什么模样?我不得而知,也不想去猜测。因为,山要远观才壮丽,水须近玩方怡心。更何况,五彩城我远观过,也近玩过!

苍耳的花并没有那么大朵艳丽的花瓣。即使盛开着,也像没有盛开。盛开的苍耳花,有很多细小的花丝,柔软的刺一样,也是能够黏在人身上的,而且并不扎人。

苍耳

□低眉



草木物语

苍耳是一个小人。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楚辞》说的。《楚辞》心目中的小人可多了,苍耳、蒺藜、窃衣,都是小人。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果实具刺。野艾、萧、马兰、蓬、葛,也是小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家伙到处蔓生攀缠,太过顽强,有侵占别人营养的嫌疑。关键,它们并不娇滴滴,而是很不容易枯萎死去,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另外,像酸枣、黄荆、葛藟、枳壳、苦桃,也都是小人。为什么呢?因为酸枣、黄荆和枳壳植株有刺,葛藟作为一种木本植物却长成了藤的样子。而苦桃,则因为结出来的果实是苦的。它们都是屈原心目中的小人。统统有的,都是小人。屈原给它们贴上恶草恶木的标签,把它们打入《楚辞》《离骚》的冷宫,让它们饱受后世文人的诟病,成为小人的代言人。

现在你知道了吧?屈原的心中是有一个鄙视链的。他喜欢香、鲜艳、开花的、直立的、光滑的家伙,比如白芷和泽兰。而厌恶有刺、苦臭、缠攀、藤蔓的家伙。这是不对的。你不能因为一个人身上有刺就认为他是小人,也不能因为他站不起来就作出他是小人的判定。是不是小人,归根结底,要看他的品行,跟外表长什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造物主把它们造成了这个样子,难道要它们自取灭亡吗。它们自己是没得选择的啊。只能顺着自然的旨意,生存下去。修道不难,唯嫌拣择。屈原就是太过拣择了,放不下自己的好恶。这是一个把品德冶炼成珠宝的人。成天在自己的文章里挂着品德的珠宝,明晃晃的。

《诗经》就不同了。它赋予苍耳爱情的重任,是一个女子思念的道具和陪衬。“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诗中的卷耳,就是苍耳。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枣核形,上有钩刺,名苍耳子,可作药用。苍耳的嫩苗可食,是古时候常见的野菜。诗经里这个采耳的女子,可真的是把采耳当作一项采集的重要事情来做的。采耳这么诗意的事情,其实是古代女子的劳作和家务事。事情一旦带上了生存的目的,就一点都不诗兴不起来了。

我的一位老乡说,读这首诗的时候,他不明白素有“鬼见愁”恶称的卷耳,被伊人采在筐里作何妙用,也许是一个由头,好使她站在村口的路边,一边采耳,一边翘望那个人,以至“不盈倾筐”。——“鬼见愁”这东西是真的有的,不过不是苍耳。我查阅《植物名实图考》:“鬼见愁生五台山。紫毛森森如猾刺,梢端作绿苞。《清凉山志》里说,以其悬门首,能畏鬼。人称鬼见愁。”所以鬼见愁,并不是苍耳的别名。“羊负来”才是。苍耳果实具倒刺,经常黏附畜生皮毛,随着动物迁移而借以

传播,不择土性,干燥潮湿地区均可随处生长,传入中原后,大量繁殖,成为难以防止的杂草。因此有“羊带来”别称,《博物志》称为羊负来。秦观有诗,曰:“梦魂思汝鸟工往,世故着人羊负来。”

“耳珰草”也是苍耳的别名。苍耳每年春季结实,夏秋成熟,形如妇人的“耳珰”,又称为“耳珰草”。

《救荒本草》里另有胡苍耳,又名回回答耳。胡苍耳结实如同苍耳,但稍长,味微苦,采嫩苗叶加工后,油盐调食。胡苍耳并不是苍耳。

无论如何,苍耳是我童年的朋友。我的朋友苍耳,一丛从一丛长在荒地,长在坡岸,长在河滩,长在苜蓿田里,长在棉花地里,到处都是。叶子是三角状的卵形或是心形,边缘具不规则的粗锯齿。果实就是苍耳子,一身的刺,被风摇落在地下,散得到处都是。

对于我这位朋友的叶子和果实,我都不大在意。它的叶子和所有乡下的野花杂草一样,都是老气横秋的。它的果实,又太过于神秘,虽说是药用,那也是长大后从书上看来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病要生,很少吃药。对于它的妙用,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感兴趣的,其实是苍耳的花。苍耳的花并没有那么大朵艳丽的花瓣。即使盛开着,也像没有盛开。盛开的苍耳花,有很多细小的花丝,柔软的刺一样,也是能够黏在人身上的,而且并不扎人。采一朵苍耳花,黏在前桌同学的毛衣上而她并不发觉,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得意事。唉,我们的快乐,为什么总是建立在捉弄别人身上呢。算不算是一种原始的恶。

现在回想起来,苍耳的一生,都带有一种苍凉的色调。它默默的花朵在秋风里摇晃着紫色,多像一个老旦的眼神啊。穆桂英的太婆余太君就是这个样子。苍耳子,就像一些说不出的疼痛,落在地上,轻轻地腐去一声不响。

春天的有一天,我问我的闺蜜吴淼淼:“淼淼,你想吃苍耳叶子吗?”

“吃那玩意儿干啥,没菜吃了么,苍耳籽是有医治鼻炎的功效,叶子没听说过,能吃,那味儿也受不了啊。”这就是吴淼淼的回答。

“众志成城抗疫情”诗歌小辑

今夜,我依稀看见

□海风

透过层层叠叠的迷障

今夜,我依稀看见

一座病了的城市

一座愁肠百结的城市

我依稀看见

每天上演着的繁华

骤然偃旗息鼓

泪水里挟着叹息汹涌而来

每一扇紧闭的房门背后

一双双惊慌失措的眼睛

为故事预设了一个

悲伤的结局

武汉,从未谋面的城市

多少年来你和我

共枕着长江的涛声入眠

只是,今夜

那悠悠千载的白云

还能牵动黄鹤楼上

一段清新的乡愁吗

汉阳树的问候

仍能抵达

芳草萋萋的鹦鹉洲吗

剑气如虹的武汉

何日能续写一段

崭新的荡气回肠

今夜,沿着黄河,

沿着长江

所有的城市和村落

都成为你一衣带水的

亲密依傍

封闭的交通

遮不断分分秒秒

潮水般的气息

潮水般的关切和思量

那些时时变幻的数字

呈现出一幕幕

人间最真切的景象

挣扎,死亡,

以及生的希望

今夜,我依稀看见

无数白衣天使

来自遥远异乡的白衣天使

汇聚成这座城市

最明亮的影像

今夜,他们选择了武汉

就像战士选择了战场

一份份请战书

如同利剑出鞘的铿锵

告别的话语

还来不及细细斟酌

只潦草地留给家人

一个行色匆匆的背影

这一去

与时间对峙

与死亡对峙

这一去

不破楼兰终不还

今夜,我依稀看见

然而我又无比确切地看见

天使守护下

彻夜通明的灯光

正参差而坚定地

照进沉沉夜色

正一点一点撕开

城市上空的迷障

迎接混合着青草香味的

可以自由呼吸的

春天的阳光

最美逆行

□高锦陈

瘟疫!

瘟疫!

晴天响霹雳,

瞬间击碎庚子新春的安宁。

武汉告急!

张牙舞爪的毒魔,

正疯狂吞噬着这里的一切。

昔日繁华美丽的江城,

顷刻成为一座孤岛,

与世隔绝。

“生命重于泰山!”

中南海的声音